

俄羅斯的興起



叢書:

航海的人們
第二次世界大戰
人類的行爲
世界原野奇觀
世界各大城市
縫紉的藝術
人類的起源
時代生活園藝百科全書
生活攝影叢書
世界烹飪叢書
時代生活藝術文庫
人類的偉大時代
生活科學文庫
生活自然文庫
家庭實用叢書

專輯:

生活雜誌精粹
生活的電影世界
生活在戰爭中
嬰兒是怎樣製成的
瀕臨絕種的動物
攝影的技術

SERIES:

THE SEAFARERS
WORLD WAR II
HUMAN BEHAVIOR
THE WORLD'S WILD PLACES
THE GREAT CITIES
THE ART OF SEWING
THE EMERGENCE OF MAN
THE TIME-LIFE ENCYCLOPEDIA OF GARDENING
LIFE LIBRARY OF PHOTOGRAPHY
FOODS OF THE WORLD
TIME-LIFE LIBRARY OF ART
GREAT AGES OF MAN
LIFE SCIENCE LIBRARY
LIFE NATURE LIBRARY
FAMILY LIBRARY

SINGLE TITLES:

BEST OF LIFE
LIFE GOES TO THE MOVIES
LIFE AT WAR
HOW BABIES ARE MADE
VANISHING SPECIES
THE TECHNIQUES OF PHOTOGRAPHY

人類的偉大時代
世界各主要文化的歷史

俄羅斯的興起

羅伯特·華萊士
與
時代 - 生活叢書編輯合著

紐約 時代公司出版

作者

羅伯特·華萊士(Robert Wallace)是一位作家，過去曾在“時代－生活叢書”任職，為《生活》雜誌寫作，發表專文甚多。他是“時代生活藝術文庫”中《連納德世界》、《雷姆卜蘭特世界》、《梵谷世界》及《貝尼尼世界》各書的作者，又曾替“美國原野文庫”撰寫《大峽谷》、《夏威夷》二書。華萊士的著作常在《哈伯斯》、《星期六晚郵報》、《報道》及其他雜誌上登載，曾獲希爾華尼亞電視劇本獎，並在1964年接受當年最佳雜誌論文的“新聞業協會頭版獎”。

編輯顧問

倫納德·克里格(Leonard Krieger)，芝加哥大學歷史教授，曾任哥倫比亞大學和耶魯大學歷史教授。他的著作有《日耳曼自由觀念》和《相機行事的政治》，並與約翰·海厄姆(John Higham)、費利克斯·吉爾伯特(Felix Gilbert)合著《歷史》。

中文版編輯顧問

余英時，1930年生，香港新亞書院畢業，美國哈佛大學博士。1962年至1966年任密西根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1966年至1969年任哈佛大學中國史副教授，1969年任該校教授。1973年至1975年任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由1977年開始擔任耶魯大學西摩爾講座歷史教授。他的專業是中國思想史、社會史，英文專著有《漢代之生死觀》、《漢代中外經濟交通》等。中文專著有《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歷史與思想》、《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等。

封面

十八世紀所建的基督顯聖大教堂木瓦覆蓋的圓頂，公認為俄羅斯的最有藝術性的木質建築。

目錄

原序	7
1 戰士與移殖者	10
圖與文：“昔年的故事”	21
2 基輔俄羅斯時代	30
圖與文：木工天才	41
3 來自東方的災難	54
圖與文：莫斯科的五種生活	65
4 恐怖的伊凡	76
圖與文：輝煌的禮拜儀式	85
5 堅強的信仰	94
圖與文：聖像國魂	103
6 混亂時期	114
圖與文：英雄，聖徒和流氓	123
7 不同的民族與藝術	132
圖與文：英國人看俄羅斯	143
8 彼得大帝	154
圖與文：沙皇的廳堂	165
附錄	174
年表, 174; 編年大事記, 175	
參考書目, 誌謝及圖片來源	177
索引	179

時代 - 生活叢書

中文版

編輯：徐東濱

副編輯：蕭輝楷 蕭定韓

助理編輯：張柱

編輯助理：嚴慧

本書譯者：時代公司 葉蒼

出版者：時代公司

Authoriz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1979 Time Inc.

Original U.S.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1967 Time-Life Book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原序

對蘇聯的關係在美國今日的外交政策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而沒有美國人民的支持，這種政策的任何基本原則都不可能成功地持續下去。美國人對俄國人所知越多，美國的政策便越健全。

要了解當代俄國，我們必須對俄羅斯人民的長期歷史有所認識：今日俄國的領袖是俄羅斯的歷史、俄羅斯的經驗和俄羅斯傳統的產物。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是附加在這種傳統上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在蘇聯時，列夫·托爾斯泰的遠親、作家阿歷克西·托爾斯泰曾告訴我，要了解史達林的克里姆林宮，我們必須了解恐怖的伊凡和彼得大帝時代的克里姆林宮。而要了解那些，我們必須追溯得更遠。本書生動地敘述了九個世紀的俄羅斯歷史——從第九世紀的半傳奇人物瓦朗基安人魯里克，到令人不勝驚奇，完全真實的人物彼得大帝。

過去四十年間，我曾有無數次的機會，以美國政府官員的身份或私人身份訪問蘇聯，與蘇聯的歷任領袖交談，並觀察俄羅斯生活的改變。

今天，蘇聯的領袖們正很實際地採用西方的方法來解決生產和分配上日益複雜的問題，一如當年的彼得大帝那樣。此外，史達林有關共產主義是堅如磐石的整體的概念，已經破碎。每一個東歐國家都在試圖發展自身的政策，從莫斯科手中取得更大的自主。最富戲劇性的是莫斯科和北京的衝突——這種衝突本身多半是歷史和地理的產物。

在蘇聯，最令人感興趣的變化也許是獨立思考的滋長。布爾什維克奪取權力時存在的文盲問題已經差不多完全解決了。儘管蘇聯政府依然牢牢地控制着所有形式的公共傳播，教育水準的提高却使人民要求有更多的自由來追求知識和表達己見。

在我看來，這種要求將越來越難以抵抗，並且會給俄羅斯生活的性質帶來許多根本的變化。

我們對俄羅斯的態度將會影響這些變化的性質。華萊士先生的這本書在這一點上應該能夠發揮極為有效的影響。

早期俄羅斯概圖

自然區域和主要城市

大西洋

地中海

喀爾巴阡山脈

波羅茨克

弗拉迪米爾 - 伏爾希尼亞

伯普斯湖

波羅的海

聖彼得堡

諾夫果洛德

拉多加湖

斯摩稜斯克



東原

巴倫茨海

阿爾克安吉爾

北第維諾河

奧尼加湖

羅斯托夫

薩茲達爾

弗拉迪米爾

莫斯科

諾夫果洛德 - 塞維爾斯基

喀山

頓河

高加索山脈

沙雷

阿斯特拉罕

裏海

烏拉爾河

鹹海

沙漠

L+D DILLON



1

戰士與移殖者

下面是一位古代人士對俄羅斯的評論，除了文字的句法和拼音顯然和現時不同而外，看起來還是上個星期才寫出的。這位評論者表示，“俄羅斯的國家組織和政府形式分明是暴虐的……你極難見到一個俄國人到國外去旅行，除非他是和俄國的大使在一起或者他要逃離他的祖國……他們不准出國，這樣便可使他們學不到東西，也看不到別國的社會風氣……人們會懷疑，在這個國度裏，殘忍行為和無節制態度究竟是那一種最厲害……至於俄國人所說的話是真是假，他們自己多數都不太理會，因此他可以因說謊而謀取利益，置諾言於不顧。情形的確是這樣，俄國人無論貴賤，都不肯相信別人說的任何事情，當然他們自己也不肯說任何值得相信的話。”

發表這種評論意見的人是英國賈爾斯·弗萊徹爵士。他是公元1588 - 1590年英國駐莫斯科的大使，當時沙皇是“恐怖的伊凡”的兒子費多爾。弗萊徹沒有在他的評論言詞裏進行詳細的分析，只是寫下來他看見——或者自以為看見——的東西，他也沒有討論俄國的文化、特性和歷史。事實上他並未能深入了解俄羅斯，而只是很失望地作出結論說，“在所有基督教國家裏，俄羅斯和我們是多麼的不同……。”

四個世紀後的今天，假使我們仍然重複弗萊徹爵士的說法，附和他的沙文主義，而不對俄國的過去歷史作更深一層的研究，那至少也可以說是過於近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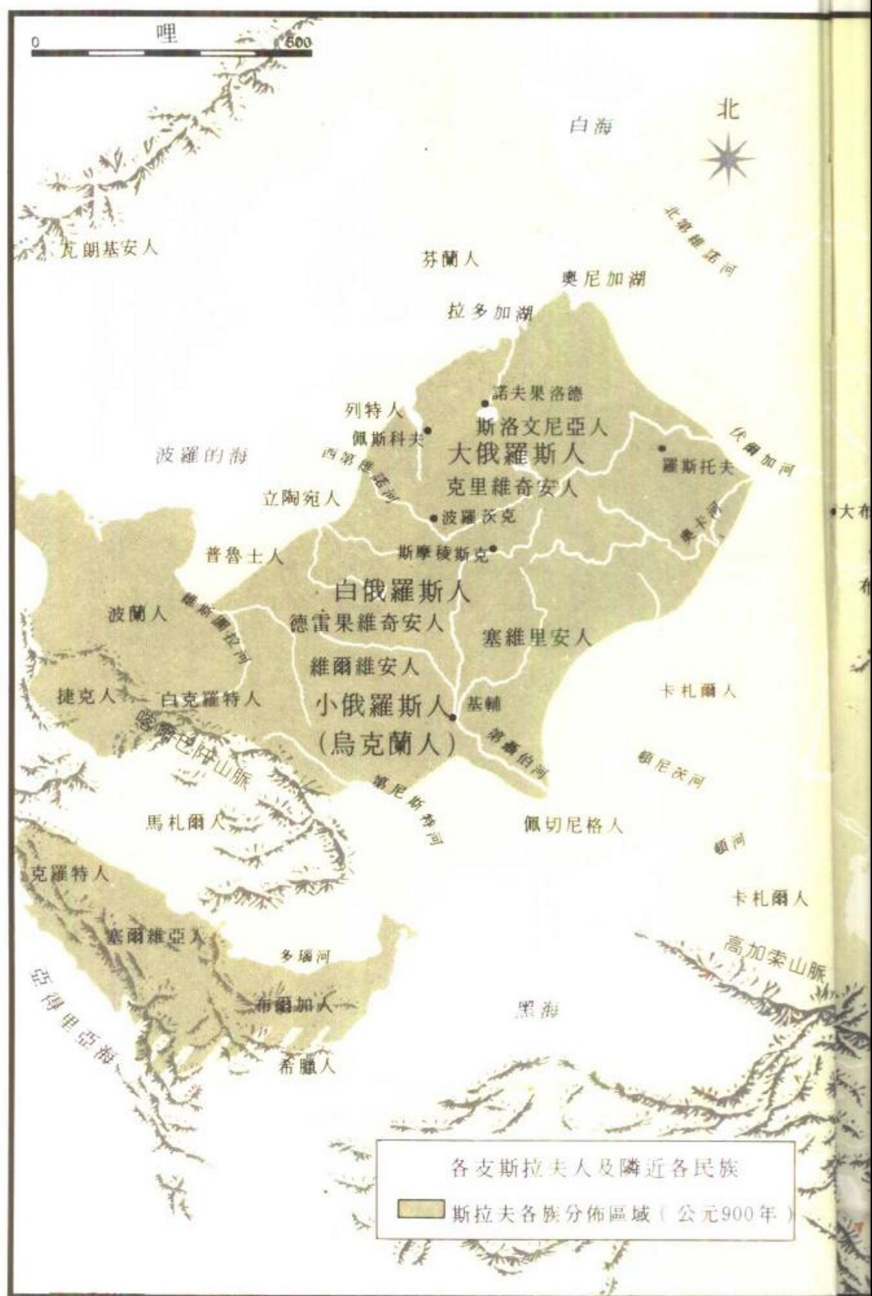
這種研究工作看來是很艱巨的。俄國比其他國家都大得多，疆土伸展的長度差不多繞過了地球的一半；單是西伯利亞這一部份就大過月圓時的光亮表面。構成俄國人的民族很複雜，超過一百個。好些民族的名字——例如阿迪埃斯和卡拉查那夫——不單一般人不知道，甚至這些民族居住地區以外的人也不知道。提起俄羅斯歷史上的一些大人物——像賢明的雅羅斯拉夫、巴圖可汗、

好戰的游牧民族——塞西亞人(左圖金梳上人像即為該族戰士)是已知最早俄羅斯居民之一。公元前700年左右該族騎兵從中亞襲來，劫掠黑海區希臘城市。梳子是希臘工匠為該族一酋長所造。

博里斯·果杜諾夫、阿歷山大·尼夫斯基——只會令人產生敬畏的心理：這些人的名字聽起來相當模糊，但在一般人腦海中的印象，他們都是奇怪的巨人，披着亞洲式的神秘黑外衣，要很費事才能看穿他們藏在外衣裏面的真面貌。

不過，我們要是把敬畏的心理和假設的想法放在一邊，就可以看出俄羅斯的歷史畢竟不像大部份歐洲國家的那麼悠久和那麼複雜。俄羅斯保存下來的最早記錄開始於第十二世紀的初期，過去二百五十年間這個國家才從中古時代的情況中出現。長期孤立於西歐之外，俄羅斯並未追隨西歐國家的各種進展，許多俄國人都以他們的獨特的文化為榮，對西歐的進展抱着懷疑的態度。俄羅斯從未成為羅馬帝國的一部份，從未承認羅馬教皇在世俗上或宗教上的權威。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對它都無影響；科學革命在西歐是一項爆炸，在俄國不過是這種爆炸發出的微弱餘震。俄國政治和社會的革命來得那麼遲，使那些較先進的、曾在一二百年前經歷過同樣激變的國家反而覺得奇怪而害怕。結果是，俄國成為歐洲這個大家庭中最特別的一員——假使它的確是屬於歐洲的話；俄國是否完全屬於歐洲這個問題到現在也還有爭論，特別是在俄國人自己之間。不過，儘管地位很模糊，民族成份很複雜，俄國的歷史主要是東斯拉夫民族的歷史。還有，儘管俄國幅員廣闊，有歷史記載的區域却比美國的東部大不了多少。

西方人對現代以前的俄羅斯歷史並不熟悉，他們知道得最少的也許正是俄羅斯歷史上最早的那一段日子——在朝向成熟過程中的一段遲緩而





現代俄羅斯的斯拉夫祖先，定居在喀爾巴阡山脈東北的森林地帶，其他斯拉夫部落向南方和西方遷移而成為波蘭人、捷克人、克羅特人和塞爾維亞人。控制着昔時自亞洲入侵路線的强悍游牧民族使斯拉夫人不能在大草原上定居。這些游牧民族往往佔有水草最豐美的各地區。

痛苦的爭扎，到十八世紀彼得大帝的統治時期達於頂點。彼得大帝在他的生命末期，曾經大力地把俄國歐化，硬把俄國拖進“現代”世界。這個時候，俄國的民族性大體形成；而且俄國也出現了富有天才和創造力的人士，不久以後就會在世界上文學、音樂和科學各方面，作出卓越的貢獻。簡單地說，到了這個階段，俄國是快長成了。俄國近代的輝煌歷史是大部份西方人久已熟知的，但俄國早年的歷史仍然很神秘。也許在它的早年歷史中能找到很多啓示，可以了解它成年後的一切活動。

非常的人物和慘痛而不可預見的事態有助於造成俄羅斯的命運。假使西歐的興起，是以一貫的發展為特點，那麼俄羅斯適得其反——它的發展無連續性、不規律並且搖擺不定。不過，俄羅斯的發展歷史仍然引人入勝，早期的王子和沙皇間，有英雄和惡漢的事跡足以令人驚奇。不過，俄國沒有任何特出的個人，包括彼得大帝在內，可以真正地稱為俄羅斯早年時代的英雄。所以，俄羅斯的“英雄”不是某一個人，而是千千萬萬的人：是那些經過不斷繁衍建立了帝國，而且受盡了人為的和天然的災難之後，仍能堅韌地生存下來的人民，他們在人類精神歷史上寫下了一些最輝煌的篇章。

大自然和地理情況在許多方面都對俄國很苛刻。俄國疆土的八分之七，就緯度而言，都在美國同加拿大兩國以北的寒帶。因為氣候關係，俄國的農業從來沒有蓬勃的發展。那裏冬季的酷寒簡直無法作過份的形容。弗萊徹爵士寫道：“眺望這個國家的冬景會使人連心肺都感覺寒冷……熊

和狼成羣出現。河流和其他積水的地方，無論如何寬闊或平時流得怎樣急，一到冬天，都結了厚達一碼以上的冰層。”

俄國並不像西歐的那樣有墨西哥灣流可以減輕酷寒。它也沒有任何橫互東西的山脈來阻擋北冰洋的冷風，使其不能深入南部。除了西伯利亞和南部邊境以外，俄國只有一條綿延的山嶺——由北至南的烏拉爾山，是傳統上的歐亞兩洲的分界。但烏拉爾山也是飽經風摧雨蝕的山嶺，高度只略多於六千呎。

俄羅斯大部份地區是一望無際的廣闊平原，遠古時期是從北極到黑海和裏海的海床。這種平坦的地形對早期俄羅斯語言和文化的統一大有貢獻。西歐方面，山嶺同河谷使很多地區互相隔絕，結果是出現了無數的方言和不同的習俗。俄國因為人民的內部遷移沒有自然的障礙，早期的文化——語言、藝術和宗教——已經是全國一致。俄國地形的平坦也便於建立和維持單一政治制度，在戰爭歷史上更為重要。因為邊疆上沒有甚麼險要的自然環境可以防守，很多世紀中，俄國倚賴的軍事原則是以空閒來換取時間——或如一位歷史學者所謂，從事“防禦性的擴張”。在有足夠的力量可用時，俄羅斯便盡量佔領平坦的邊境；在遭受攻擊時，俄羅斯便從平原上退下，並在撤退中整頓兵力。

俄國有一種偉大的天然資產——縱橫錯綜的河流，足以補償氣候的寒冷和地形的單調。這些河流曲折蜿蜒，使大平原上所有地區的交通，四通八達，毫無阻礙。早在公元第七世紀的時候，北歐的貿易者和探險者——通常稱為“瓦朗基安

人”——就已經從西第維諾河和伏爾加河向東南航行到達裏海；渡過裏海後，他們又沿陸路前進遠抵巴格達。公元第八第九世紀時，第聶伯河上的貿易很繁盛。第聶伯河流入黑海，因而使西北歐可以經由一條有名的“瓦朗基安人到希臘人的路”和拜占庭接觸。

關於俄國歐洲部份森林地帶早期的居民，在公元第九世紀以前簡直沒有甚麼可供後人參考的詳細的紀錄。一般人知道的只是他們是斯拉夫人——這名詞的含義是語言的成份較多而種族的成份較少，可能在喀爾巴阡山脈東北、維斯圖拉河和第聶伯河之間的地區居住。他們繁衍得很快。根據早期不大明確的記載，斯拉夫人也是愛好和平的。在公元500年左右，他們顯然曾為一些不知名侵入者所驅逐而不得不遷往他處。最多的一部份斯拉夫人定居於現在是俄羅斯的地區，若干年後他們又分為三羣——大俄羅斯人，平常只簡單地稱為俄羅斯人；小俄羅斯人或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這種稱呼也許是因為他們頭髮金黃，膚色白皙）。

在俄羅斯定居之後，斯拉夫人便迅速地向前後左右擴張，佔領了基輔地區的很多森林地帶，北至諾夫果洛德，東至莫斯科，並在擴張行動中，沿途把較弱的立陶宛人和芬蘭人趕走或征服。森林裏的生活是極端艱苦的；為了抵禦酷寒，斯拉夫人造了牆垣很矮的坑屋，屋頂只高出地面幾呎，堆上泥土來隔絕由外面侵入的寒氣。他們的農業需要大量的勞力從事各種工作，例如用斧頭來開闢耕地或將砍倒的樹木焚成肥料。一塊土地耕種數年之後，地力就要枯竭，又要經常砍樹焚木來

開闢新耕地。因此，斯拉夫人在一個地區過了一段期間以後，就要遷往新的地區。

斯拉夫人雖然分成幾個大部落，但基本社會單位只是幾十個有血緣關係或姻戚關係的親族，由一位族長或一位公舉的首長率領。這種基本社會單位的財產是大家公有的，與整個單位有關的重要事情由大會決定。婚姻是多妻制，劫掠式或買賣式的婚姻是司空見慣的事情。斯拉夫人的宗教很複雜，包括祖先崇拜和萬物有靈的信仰。他們崇拜偶像，也相信死者之神伏雷斯和雷電之神佩朗。

語言方面的和考古學上的證據顯示早期的東斯拉夫人已懂得熔鐵，鐵砂是從森林地區沼澤沉積物中取得的。他們也懂得燒製陶器、紡織布疋和製造其他各種家庭用品，但沒有一樣東西做得特別精巧。作為農夫，他們會種大麥、小麥、蘋果、梨和少數菜蔬，但森林地區酷寒的氣候使他們的農產品只能供應他們自己的基本需要，因此他們還要在農業之外，經營貿易。森林供給他們極有市場價值的東西——良好的皮毛、蜂蜜和蜂蠟。他們沿着水道設立了幾十處貿易站，其中有許多是設防的市鎮，到了公元800年，斯拉夫人已開始用小船隊送貨南下，在拜占庭或在黑海北岸的希臘人久已聚居的地方，用森林裏的物產來換取布疋、酒、武器和各種裝飾品。由於商業貿易的發展，住在中南俄羅斯的東斯拉夫人便開始慢慢地獲得稍為舒適的生活，也稍微接近“文明”，但在優雅的希臘人眼中，他們只不過比野蠻人略有教養而已。

對叢林沼澤間辛苦耕種工作感覺厭倦的斯拉



這座九呎高、方尖碑形的斯拉夫神像反映出早期俄羅斯的異端信仰。頂部的較大人像——可能是天空之神，其中之一脚下有一匹馬——襯托出其下人像之小。底為陰間惡魔。

夫人，一定時常嚮往他們南面的大草原。在森林地帶和北方凍原之間，只有泰加森林的土壤比他們的森林地區還要貧瘠。但大草原的情形完全不同，土壤肥而黑，有點像加拿大的草原，地形平坦，易於耕種，而且不只土壤肥沃，風景也很美麗。現在已無往昔時代留下的對大草原有詳細描述的文獻，但公元十九世紀的小說家尼科拉伊·果戈理却曾見過當時仍能保持原始狀態的大草原一部份，並在他的《塔拉斯·布爾巴》小說中對他見到的情景有一段生動的描寫：“在那些年代裏，俄羅斯的整個南部，直到黑海，都是一片蒼翠的處女地。野草漫漫，起伏如波浪，從未有人犁過。野馬藏在裏面，像藏在樹林裏一樣；只有馬踏過這些長草。世界上可能沒有比大草原上更美麗的東西：見得到的地面像一片金碧的海洋，波浪上飄浮着五彩繽紛的泡沫。纖長的草莖中時常露出天藍色、海藍色和紫色的星鮎；黃色的金雀花挺出金字塔形的頭；繡線菊的‘白陽傘’在一朵麥穗旁邊閃亮，這麥穗也不知道怎樣會來在這裏，此時正長得很飽滿。斑鷄在大草原的花草中跑來跑去；天空裏，鷹展開兩翼，停在那裏不動，眼睛注視着地面……。

“薄暮時，草原的景色完全改變：整個彩色燦爛的地區，照耀着夕陽的餘輝，然後便開始黯淡下去……花草的芬芳增加了——每一朵花每一片草都發出香氣，整個草原都瀰漫了自然的高貴芳香……晚上的‘草原音樂’也和白天的不同：身上有斑點的土撥鼠從洞裏爬出來，用它的後腳站在地面上，向着平原吹口哨。蚱蜢唧唧的鳴聲慢慢地掩蓋了其他音響。一隻天鵝的叫聲有時像吹銀

這些原始的、繪在岩石上的畫已有約三千年歷史，它們證明北俄羅斯曾住有原始人。畫中的各種水鳥和一艘別具風格的船表明這些人已習於航海。而一個穿着獸皮手捧太陽和月亮象徵物的人，以及一隻麋，則表明他們也是獵人。



喇叭。”

斯拉夫人遷到大草原從事耕作，應該是一種自然的發展——實際上他們也曾一再企圖實現這樣的計劃——但大草原的情況固然美好，却也相當恐怖。平坦的地形和豐茂的野草使它成為中亞和東亞各地兇猛游牧部落在侵略行動中一定會到的地方，從歷史開始的時期起，游牧部落就時常湧入大草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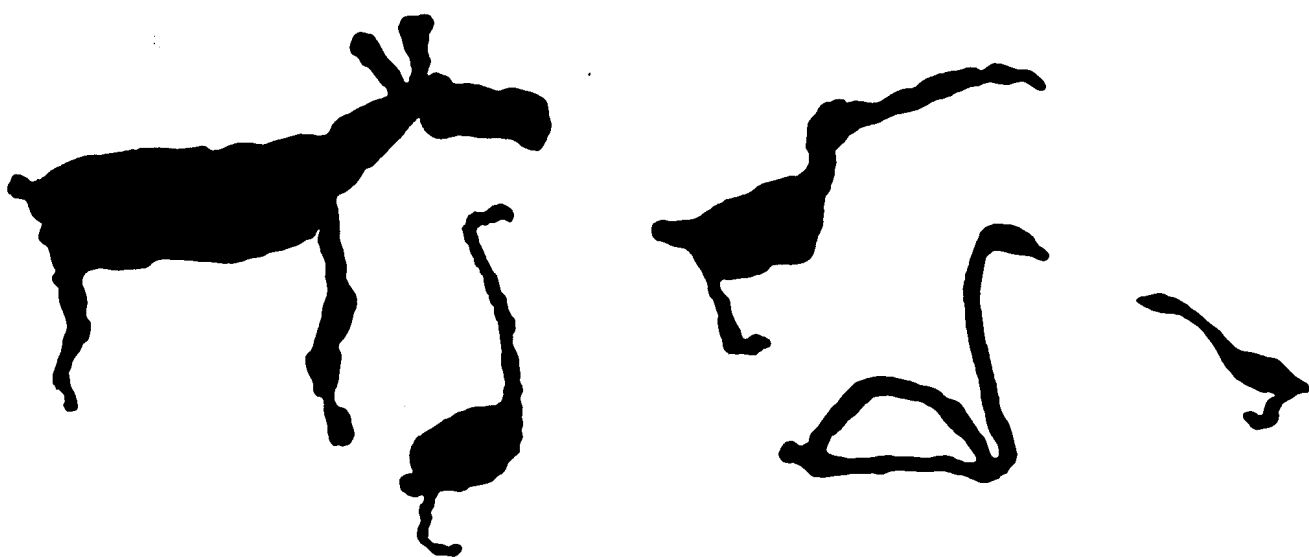
有史以來，游牧部落至少曾侵入大草原八次。根據正確的紀錄，最早侵入大草原的一批游牧部落是塞西亞人。他們在公元前700年左右從東面蜂擁而至。兩世紀後，在黑海北岸希臘人殖民地奧爾比亞住過一些日子的希羅多德親眼見過這些塞西亞人。他們打仗時，野蠻而有效率，騎在馬上，使用弓箭和短劍。打勝了仗，便用敵人的腦殼做飲器。

塞西亞人後來給薩馬西亞人打垮，薩馬西亞人又為匈奴所敗。(匈奴到達大草原盡頭時並未停在那裏，他們在偉大領袖阿提拉統率之下，一直攻入法國的心臟地帶，並在公元452年打到羅馬的大門口。)

來自亞洲的早期侵略者當中，匈奴在外表和行為上都最可怕。他們肩闊，腿短而細，飲食和

睡眠都在馬上，一刻不離開戰鬥。羅馬歷史學家阿米亞諾斯·馬舍里諾斯親眼見過匈奴人並且跟匈奴人打過仗。根據他的描寫，“匈奴人狀貌黝黑可怖。他們的臉像一個醜陋的物體，不像一張臉，眼睛只像兩個針孔，不像眼睛”。侵入大草原的匈奴人後來被來自亞洲的另一游牧部落趕走。公元558年，阿瓦爾人來了。他們是又大又壯的戰士，到處表現出特別殘忍的性格——他們的習俗是不用牛馬拉車，却把輓放在四五個女人的背上，要她們拖動。

阿瓦爾人之後來了卡札爾人。他們比以前幾種人開明，對貿易的興趣多於對劫掠和屠殺的興趣。卡札爾人的統治者信奉猶太教，巧妙地避免了在強鄰所信基督教和回教之間的選擇。(在拜占庭的利奧三世對猶太人進行迫害時，許多猶太人都移居到貿易興旺的卡札爾城市。他們因知識水準高而得以和卡札爾的統治階級混在一起。卡札爾的統治者對各種宗教都不歧視。)卡札爾人控制大草原的年代是公元第七世紀中期到第十世紀初期，正是早期的斯拉夫商人南下到黑海的時候。他們准許斯拉夫人經過他們的領土，只向貨物抽取大約十分之一的稅款。他們顯然也曾准許少數斯拉夫農人到草原上的一部份地區耕作，但這些



農人必須納貢。不過，比較溫和的卡札爾人只能算是例外，侵入大草原的其他游牧部落總是殘暴地把斯拉夫人趕走。後來，兇猛的佩切尼格人取代了卡札爾人，波羅夫齊人又迫走了佩切尼格人，最後是所向披靡的蒙古人把大草原作為他們的活動基地。

外國人總以為俄國人有一種懼外同恨外的心理，根據上述各種游牧部落侵入大草原的情形，現在我們至少可以明瞭俄國人為甚麼有這種心理的一部份原因。在過去一個長時期裏，俄國人從王子到農夫都對東方側目而視，心懷憂懼，不知道會有甚麼新的恐怖降臨到他們頭上。（後來他們對西方也懷着同樣的憂懼。）

真可惜，住在森林裏和住在大草原上的人，從前會有這樣的衝突，事實上他們的關係始終要成為密切的互相倚賴，要彼此相依為命。大草原上的人需要森林的物產和來自北方的製造品；住在北方的人倘若沒有大草原上五穀的供應更可能餓死。但在俄羅斯開始有歷史紀錄的時候和以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這兩個地帶幾乎是完全隔絕，人民老死不相往來。

斯拉夫人在公元第九世紀中期，開始踏上形成國家的道路。那時他們住在佔地大約有一百萬

方哩的森林地帶，疆域相當廣大，地形略如雞卵，以基輔－諾夫果洛德線為雞卵的軸心。散處各地的零落散漫的斯拉夫人大約是四百萬或五百萬。初時他們並沒有政治組織，甚至各部落之間也無親切之感，彼此之間毫無密切的連繫，他們服從的唯一領導者是當地的酋長。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極易為鄰國控制。在他們東邊，沿着伏爾加河中游的是有組織的、可怕的、很快便信仰了回教的伏爾加·希爾加人的王國。在他們的東南，位於高加索山脈和伏爾加河下游之間的是溫和的但商業繁盛的卡札爾人的國家。南面則是拜占庭帝國，比任何其他基督教國家都更富更强，都市文化更發達。

但為第一個俄羅斯人的國家奠基的却不是回教徒的布爾加人，不是猶太教徒的卡札爾人，也不是基督教徒的拜占庭人，而是斯拉夫人自己。原動力是來自未開化的、無宗教信仰的和四處流浪的北歐戰士－商人，他們根本就沒有想到要建立一個國家。

這些斯堪的納維亞人——俄國人常稱他們為“諾曼底人”或“瓦朗基安人”——和蹂躪英國，法國和西西里的北歐海盜屬於同一民族。但他們不在海洋上活動，却在波羅的海和黑海之間尋覓內